

费尔巴哈 哲学史著作选

第 一 卷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

第一卷

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

涂纪亮译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本书是据〔德〕W. 博林和 F. 约德尔 1906 年出版的《费尔巴哈全集》第三卷译出的。原文标题为：“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von Bacon von Verulam bis Benedict Spinoza.”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

第一卷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

涂纪亮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 3/8 印张 267 千字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2017·203 定价：1.05 元

出版说明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哲学史上以始终不渝地反对宗教神学,批判了作为唯心主义顶峰的黑格尔哲学而享有盛名。马克思正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吸取了“基本内核”,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1841年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标志着他与黑格尔哲学的破裂,冲破了笼罩在德国思想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精神枷锁,从而恢复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权威。恩格斯对这本书作了崇高的评价,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①。又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②

费尔巴哈最初曾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以后终于转到唯物主义立场。这一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1823年,费尔巴哈进海得堡大学神学系读书,研究神学,相信上帝,这是第一阶段。1824年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听黑格尔的课,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相信理性,成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但即在此时,费尔巴哈也并不满足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这是第二阶段。1828年,大学毕业后,到爱尔兰根大学任哲学讲师,1830年发表了《论死与不死》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② 同上。

他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承认理性的不朽,但对宗教神学已开始进行批判。他教人不要向往来世,而要注重现实生活。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触怒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费尔巴哈被驱逐出大学讲坛,1836年隐居到布鲁克堡乡村。那时,由于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围绕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展开的哲学论战仍然紧紧地吸引着费尔巴哈。1839年,他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清算了黑格尔哲学,宣告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这是第三阶段。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宗教的本质》(1845年)和《宗教本质讲演录》(1848年)等书,费尔巴哈在这些著作中发挥了他的无神论和人本主义唯物论思想。

三十年代,在费尔巴哈逐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潜心研究过哲学史,写了许多关于哲学史的论著。主要有1833年发表的《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别涅狄·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1837年发表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和1838年发表的《比埃尔·培尔》。以后,在1847—1848年间,已经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又对自己写的《哲学史》中一系列章节,作了自我品评。

费尔巴哈留下的哲学史论著,是我们研究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我们从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论著,是作过仔细分析研究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作品《神圣家族》中对哲学史的某些评述,就是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的论点。例如,马克思在论述培根时写道:“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①又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页。

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①我们再看看费尔巴哈在他的近代哲学史中对培根的评价。费尔巴哈认为,“培根在近代科学史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于他把经验变成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变成哲学的事情,变成科学原则本身”。培根“使经验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从而用客观的、纯粹物理学的自然观取代了从前幻想的、烦琐的研究方法”。费尔巴哈又认为:“培根所从事的伟大改革只扩展到哲学,而没有扩展到神学,只扩展到世俗的、物质的事物,而没有扩展到宗教的、精神的事物。”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论著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哲学史的评述加以对比研究,对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批判地继承思想遗产,是有很大教益的。

费尔巴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哲学史,其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框框,但他明确地把理性和宗教、哲学和神学对立起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理性从宗教和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因此,在他的哲学史论著中始终贯穿着反对宗教世界观的斗争。于此也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终于能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羁绊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思想发展的一贯脉络。

费尔巴哈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史料进行的比较严格的内在分析方法,也是合乎唯物主义的。他说他想“尽可能迫使哲学家自己讲话,使他从自身出发并通过自己说明自己”。

尽管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观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他当时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观还抱着欣赏的态度,留下不少黑格尔主义的痕迹,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费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页。

尔巴哈的哲学史论著和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作对比，从而运用严整的马列主义观点加以批判研究。

这部《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是根据 W. 博林和 F. 约德尔出版的德文版《费尔巴哈全集》第三、四、五卷所收费尔巴哈的主要哲学史论著编译的，将分三卷出版。第一卷收入费尔巴哈 1833 年发表的《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别涅狄·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第二卷收入 1837 年出版的专著《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第三卷收入 1838 年发表的论著《比埃尔·培尔》。费尔巴哈还有若干哲学史散篇著作，将另行汇集出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目 录

德文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约德尔 (1)
导 言 ·····	(6)
第 1 节 古代的和基督教的世界观 ·····	(6)
第 2 节 宗教和科学 ·····	(7)
第 3 节 神学和哲学 ·····	(10)
第 4 节 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科学 ·····	(11)
第 5 节 中世纪的艺术 ·····	(13)
第 6 节 新教的本质 ·····	(15)
第 7 节 古代结构的恢复 ·····	(18)
第 8 节 对自然界的新的科学兴趣 ·····	(20)
第一章 维鲁拉姆男爵弗兰西斯·培根 ·····	(23)
第 9 节 维鲁拉姆男爵弗兰西斯·培根的生平 ·····	(23)
第 10 节 论培根的生平与性格·····	(26)
第 11 节 培根的哲学意义·····	(30)
培根关于特殊之物的思想(摘自他的著作) ·····	(36)
第 12 节 迄今为止科学的悲惨处境·····	(36)
第 13 节 科学目前的悲惨处境及其造成的原因·····	(38)
第 14 节 全面改造科学的必要性和条件·····	(39)
第 15 节 自然科学的方法·····	(41)
第 16 节 自然科学的对象·····	(46)
第 17 节 自然科学的分类·····	(49)
第 18 节 培根关于某些普遍的自然对象的思想·····	(53)

第 19 节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目的	(56)
第 20 节	一般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伟大 和对人的影响	(57)
第 21 节	科学的分类	(59)
第 22 节	哲学	(60)
第 23 节	培根对基督教的态度	(63)
第二章	托马斯·霍布斯	(68)
第 24 节	从培根过渡到霍布斯	(68)
第 25 节	霍布斯的生平	(71)
第 26 节	霍布斯关于哲学及其内容、形式 和分类的思想	(74)
第 27 节	对霍布斯的自然哲学的评论	(77)
第 28 节	霍布斯的第一哲学	(79)
第 29 节	霍布斯的物理学	(81)
第 30 节	对于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的概述和评论	(83)
第 31 节	关于霍布斯的道德	(89)
第 32 节	关于霍布斯的政治	(90)
第 33 节	对霍布斯的国家权力的批判考察	(93)
第 34 节	霍布斯对宗教的态度	(94)
第三章	比埃尔·伽桑狄	(97)
第 35 节	伽桑狄的生平和他在哲学史上的意义	(97)
第 36 节	伽桑狄的逻辑学	(99)
第 37 节	对伽桑狄的知识起源理论的评论	(102)
第 38 节	伽桑狄的物理学或原子论	(103)
第 39 节	对伽桑狄的原子论的批评	(106)
第 40 节	伽桑狄的精神学说	(108)
第 41 节	对伽桑狄的评论	(110)

第四章 雅科布·波墨	(112)
第 42 节 雅科布·波墨对于哲学史的意义	(112)
第 43 节 雅科布·波墨的生平	(119)
对雅科布·波墨学说的阐述	(121)
第 44 节 纯粹的统一	(121)
第 45 节 自我区别的统一	(122)
第 46 节 对前两节的说明	(124)
第 47 节 对立的必然性	(126)
第 48 节 对二分为上帝和自然界这一过程的说明	(129)
第 49 节 永恒自然的本质和特性	(134)
第 50 节 论七种特性	(137)
第 51 节 可见的自然界及其起源和特殊形态	(140)
第 52 节 恶的起源	(144)
第 53 节 雅科布·波墨的人本学	(152)
第五章 勒奈·笛卡儿	(158)
第 54 节 笛卡儿的生平和著作	(158)
笛卡儿的哲学	(161)
第 55 节 怀疑是哲学的发端	(161)
第 56 节 对怀疑进一步规定和说明	(165)
第 57 节 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发挥	(169)
第 58 节 对精神的一般的和比较精确的规定	(175)
第 59 节 笛卡儿的精神哲学的真正意义和内容	(177)
第 60 节 转向客观的认识原则	(183)
第 61 节 无限实体的观念	(185)
第 62 节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188)
第 63 节 客观确实性和认识的原则	(193)
第 64 节 向自然哲学过渡	(194)

第 65 节	自然哲学的原理·····	(196)
第 66 节	对笛卡儿的自然哲学原理的批判·····	(201)
第 67 节	精神和自然的对立的消除以及对此的批判···	(203)
第 68 节	关于笛卡儿哲学的结论性意见(1847)·····	(208)
第六章	阿尔诺德·海林克斯·····	(216)
第 69 节	阿尔诺德·海林克斯对笛卡儿哲学 的探讨·····	(216)
第七章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221)
第 70 节	导言, 从笛卡儿过渡到马勒伯朗士·····	(221)
第 71 节	马勒伯朗士的生平和性格·····	(228)
	对马勒伯朗士哲学的阐述·····	(231)
第 72 节	精神和观念的本质·····	(231)
第 73 节	关于观念起源的几种观点·····	(233)
第 74 节	上帝是一切认识的原则·····	(235)
第 75 节	精神的几种不同的认识方式·····	(238)
第 76 节	在上帝之中观察事物的方法·····	(240)
第 77 节	普遍的理性·····	(242)
第 78 节	上帝是意志的原则和真正对象·····	(245)
第 79 节	上帝是自然界中一切活动与运动的 原则·····	(247)
第 80 节	马勒伯朗士哲学的真正意义·····	(248)
第八章	别涅狄·斯宾诺莎·····	(258)
第 81 节	从马勒伯朗士过渡到斯宾诺莎·····	(258)
第 82 节	导言, 从笛卡儿过渡到斯宾诺莎·····	(260)
第 83 节	斯宾诺莎的生平和性格·····	(274)
	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阐述·····	(280)
第 84 节	斯宾诺莎哲学的一般原理·····	(280)

第 85 节	对实体观念中本质和存在相统一 这个概念的说明·····	(283)
第 86 节	唯一实体的必然存在及其属性·····	(288)
第 87 节	对作为上帝属性的广延概念的说明·····	(291)
第 88 节	对属性学说的批判·····	(294)
第 89 节	属性的状态和上帝的活动方式·····	(298)
第 90 节	对实体的活动方式作更加确切的规定·····	(303)
第 91 节	对实体的因果关系和有限之物的起源 这一概念的阐发·····	(304)
第 92 节	向精神和肉体的统一过渡·····	(310)
第 93 节	精神和肉体的统一,以及一般说来 观念对象和物质对象的统一·····	(311)
第 94 节	论意志·····	(315)
第 95 节	论精神或认识的自由和德行·····	(318)
第 96 节	几种不同的认识·····	(320)
第 97 节	真正的认识方法·····	(322)
第 98 节	精神的目的·····	(323)
第 99 节	1833 年写的结论性评论 ·····	(324)
第 100 节	1847 年写的结论性评论·····	(329)
人名索引	·····	(339)

德文版序言*

构成本书第三卷内容的《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到别涅狄·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费尔巴哈首次发表于1833年。1847年，费尔巴哈在编纂自己的全集时，部分修改了这一著作，作了一系列的补充和订正，把它列为全集的第四卷。这部著作是费尔巴哈根据1829年后在爱尔兰根大学讲授哲学史的讲稿写成的。当时，他把这门课程看作逻辑学的最适当的序言，而把就形而上学意义而言的逻辑学看作哲学的以往历史的必然结果（参看费尔巴哈在《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断》一文中的解说，载本集第二卷第366页）。

费尔巴哈之所以撰写和发表这部讲稿，是由于他当时与其友人卡普一样，强烈地希望借以证明他具有担任大学教授的能力（参看博林编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书信选集》第一卷第32页以及其他有关书信）。可是，追根求源来说，费尔巴哈如此积极地从事哲学史的著述，肯定是由于他于1825—26年间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受到黑格尔的鼓励。黑格尔1818年受聘于柏林大学后，首次把哲学史列入他的教学大纲，赋与这门在此以前在大学教学中一直极其受人忽视的课程以崇高的意义，用一种崭新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不断自我实现的思想，用相对真理通过对立面而发展的观点，使这门课程充实起来。费尔巴哈在他对卡尔·路德维希·米歇莱特根据黑格尔的遗著出版的头两卷《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全

* 这篇序言是弗里德里希·约德尔为《从维鲁拉姆男爵到别涅狄·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写的，收入德文版《费尔巴哈全集》第2版第3卷。——译者

集》第 13 和 14 卷)所作的评论中,赞扬了黑格尔的这个开创性的功绩。虽然这篇评论写于费尔巴哈的《近代哲学史》出版两年之后,但它对于费尔巴哈自己在他的哲学史著作中所持的观点来说也是极其有代表性的,可以看作他的哲学史著作的一篇纲领性的导言。不过,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在出版时间上的领先地位也同时表明,黑格尔从讲台上发出的推动力产生了多么大的效果。此后不久(1834 年),黑格尔的另一位追随者约翰·爱德华·埃德曼开始撰写他的《对近代哲学史的科学阐述》一书;费尔巴哈在他写的两篇值得注意的评论(参看本书第 2 卷第 89 和 96 页)中,剖析了此书的开头部分(第一卷第一、二编)。这两篇书评中发挥的思想也应看作他的这部哲学史著作的补充和说明。

这篇序言不可能详细地论述费尔巴哈在发展哲学史方面所作出的科学功绩,并把它与蒂德曼、布勒、滕涅曼的较早的著作相比。在出版者看来,对这部著作的一般观点以及它在费尔巴哈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一些能说明基本情况的评述,似乎是适宜的。费尔巴哈在撰写这部哲学史著作时,实质上仍处于黑格尔哲学的羁绊之下。1839 年,他才与黑格尔哲学决裂,通过批判对它进行清算(参看《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载本书第二卷第 158 页)。可是,费尔巴哈从来不是黑格尔的地道的信徒,1830 年出版的《论死与不死》一书表明他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背叛了黑格尔,同样地,这部哲学史著作中也清楚地表现出费尔巴哈在思想上是独立于黑格尔的,同时证明费尔巴哈与他的最接近的竞争者埃德曼相比具有一个特殊的功绩。埃德曼在学识渊博方面与费尔巴哈旗鼓相当,可是他把史料硬塞到黑格尔的那个通过对立面的辩证和解而发展的格式之中。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则找不到这种格式的任何痕迹,尽管他也细心地探索各个思想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思想发展过程理解为基本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他特别力求弄清楚从笛卡儿

到斯宾诺莎这个唯理论派别内部在发展上的逻辑连续性。费尔巴哈不是把近代哲学的发端与笛卡儿的体系联系到一起，而是与从权威原则下获得解放这一点联系起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诚然，在这点上，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已走在费尔巴哈的前面。可是，在笛卡儿之前的所有思想家中间，黑格尔只把弗兰西斯·培根和雅科布·波墨划入近代哲学之列。黑格尔不仅把卡达鲁斯和拉梅，而且把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都看作中世纪哲学解体和终结时期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用以赞扬笛卡儿的那些言词，应该看作是对后来的、特别是被埃德曼采纳的那种结构的预示（《黑格尔全集》第 XV 卷第 298 页）。

对这两部著作仔细比较一下，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费尔巴哈观点的独创性。可是，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在撰写这部哲学史期间所持的世界观，仍然不可避免地制约着他对体系的理解和评价。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学派范围内受到热烈祝贺（参看博林编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书信选集》第一卷第 33 页），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把该书作者完全看作自己的伙伴。事实上，即使费尔巴哈不再遵循黑格尔体系的特殊信条，他的这一著作的指导思想毕竟仍是唯理论的唯心主义，换言之，恰恰就是费尔巴哈在其思想发展上的后期，特别是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意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在“思辨哲学”的标记下与之激烈斗争的那种观点。因此，比较敏锐的观察者在这部哲学史著作中也能看出贯穿在费尔巴哈的全部著作中的那条裂痕，出版者在本书第二卷的序言中已特别指出这条裂痕的存在。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实在论或自然论思想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伽桑狄等人的。当他与这些人争论时，人们常常觉得这是费尔巴哈与他自己进行争辩（参看第 74、78、80 页）。他对唯理论的某些代表人物和某些特殊观点曾怀有一种景仰的心情，但他后来就不再有这种心情了。人们只注

意到他用以叙述雅科布·波墨的神智学体系的那种想象力。可是，恰恰这种想象力在十九世纪初被巴德尔和谢林再次发现，而成为思辨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元素。人们同样也注意到费尔巴哈用以叙述马勒伯朗士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言词。如果人们把费尔巴哈关于上帝是普遍的精神和通过上帝以认识万物的学说，与费尔巴哈在他的博士论文(参看本书第四卷)中由以出发的那个观念比较一下，就易于理解那些言词了。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理论的唯心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促使他以不重视和不公正的态度去对待经验论和实在论流派的思想家。相反，我们不止在一个地方看到，他几乎是违背自己的心愿，迫使自己听凭这些思想家说出他后来所具有的思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对培根(第 33 页)和伽桑狄(第 113 页)的评论；还可以把他对培根的评论与对波墨的评论(第 134 页)作一比较。

费尔巴哈后来没有时间根据《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中表述的观点，重新对这部著作进行彻底修改。1847 年，当他编纂自己的全集而再次拿起这部著作时，他正忙碌于研究另一些他更加关心的问题。他自己曾坦率地谈到这一点。关于从笛卡儿到斯宾诺莎的过渡，他推荐参阅西格瓦特关于斯宾诺莎学说的著作(第 294 页)；关于伽桑狄的真正作用，他推荐参阅沙勒的自然哲学史(第 113 页注释)。他认识到，不改变他的著作的整个观点，他就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改变他原来对伽桑狄的看法。可是，他至少在好几个地方批判地看待自己，并试图根据后来的观点去修订以前的论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第 22 页和第 31 页上关于笛卡儿和培根以及他们的意义的注释，还可比较第 78 页上关于霍布斯的经验论的注释，第 110 页上关于霍布斯的上帝学说的注释；第 142 页上关于雅科布·波墨的自然概念的注释；第 148 页上关于想象力在波墨哲学中的意义的注释；第 170 页上关于波墨对恶的解释的注

释；第 204—5 页和第 212 页上关于对笛卡儿的上帝证明的人类学说明的注释；第 195 页和第 221 页上对笛卡儿的心理学的评论；最后，还可比较一下 1847 年版本中新增加的一个重要章节《关于笛卡儿哲学的结论性意见》（第 238 页以下）。在同一意义上，他正确地纠正了他原来对马勒伯朗士的评价（第 253 页），指出在对马勒伯朗士哲学的真正意义的陈述（第 283 页）中存在着“极大的混乱”（第 285 页）。考察一下费尔巴哈后来改变了的观点如何影响他原来对斯宾诺莎的理解和评价，那是很有意义的。在这里，费尔巴哈不满足于在一些重要段落上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第 297、323、346、350 页）；他在这点上甚至明确地向读者推荐他后来写的某些著作，并且在最后一节（第 373 页以下）中根据他在《哲学原理》、特别在第 14、15、23 节中所持的观点，详尽地批判了斯宾诺莎关于上帝 = 自然界那个基本公式。在第 346 页的注释中，他用“斯宾诺莎是从神学观念出发的对神学的否定”这个定义，表述了这个新的见解。把 1847 年提出的这个批评和《1833 年写的结论性评论》比较一下（费尔巴哈没有删掉这个评论，而是在 1847 年重新予以发表），这无论就理解问题本身而言或者就理解他个人而言，都是很有教益的。

费尔巴哈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这部著作收入他的全集之中，而表现出他的哲学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自然使这部著作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就其文风而言，这部著作也不是象《基督教的本质》、《论死与不死》或《神正论》那样的艺术作品。可是，由于它在表现费尔巴哈的思想过程方面具有它的意义，由于它作为反映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不朽的著作能够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这就弥补了这个缺点。

弗里德里希·约德尔